

1926年,中共琼崖一大在海口召开。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和社会各界民众,为海南这片热土上的革命事业鼓与呼,其中包括海南华侨通过在海外和本土办报的形式,在理论和舆论等方面当后来者的开路先锋。

# 百年前,琼侨办报有多拼?

■ 陈秋如



王器民像。



林文英像。



徐成章像。

与福建、广东一样,海南,也是被思念与牵挂缠绕的侨乡。海南华侨这个特殊的群体,虽远渡重洋,却一直默默地以跨越山海的深情,推动着故土前行。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二十世纪前期,许多琼侨节衣缩食,出资支持琼崖报刊事业,为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点燃了文化启蒙与理论宣传的星火。

## 林文英,我以我血荐琼崖

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的枪声刚刚响起,琼崖大地却并未迎来安稳。政权如潮水般起落更迭,人心浮荡,风雨如晦。在那样的年月里,想给一份进步报刊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几乎是一件奢侈到近乎悲壮的事。直到1913年,曾远渡暹罗、亲手创办《华暹新报》的琼侨林文英,带着他积攒的办报经验和满腔热血,在琼崖创办了第一份进步报刊《琼岛日报》。他扛起总编辑和记者的担子,用手中的笔,一字一句地写下对爱国思想和共和理想的赤诚呼喊。

可是,报纸经费捉襟见肘,几度难以维系。时任海口市商会的会长陈家富先生,以及那些虽身在海外却心系故土的琼籍华侨,纷纷伸出援手。靠着这份跨越山海的资助,林文英购置了全套香港新铅字与印刷机,这才让《琼岛日报》如期抵达岛内读者手中。

然而,这张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报纸,命运却如海上孤舟。同是1913年,下半年风雨骤变,“癸丑报灾”席卷而来,当局以“语言悖谬,破坏共和”的罪名,将这份刚刚燃起的星火,生生查禁。

1914年,林文英受孙中山先生之命返琼,依托海口市商会及海外琼籍侨胞的资助,复办《琼岛日报》,并更名为《琼华新报》。然而复刊之路荆棘丛生,该报尚未付梓,即被当局视为“党人报纸”。同年4月4日,林文英遭秘密杀害。其遇害激起广泛同情与强烈义愤,《神州日报》旋即发表《琼州众议民被杀之疑案》一文,详述林文英办报始末,揭露袁世凯党羽之暴行。

1919年,孙中山先生为林文英昭雪,亲题“烈士林文英之墓”碑文。林文英以血肉之躯,捍卫了琼崖子弟对解放与进步的呼声,切实推动了琼崖报刊事业的发展,为近代琼崖革命事业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挽歌。

虽然《琼岛日报》以失败告终,海外的琼侨却从未将目光从故土的报刊事业上移开。然而一片赤诚之中,亦有疏漏。有人借办报之名,在南洋地区招摇撞骗,以致失信于部分侨胞。至1921年初,徐成章、王器民等众多志同道合的人发起筹办《琼崖旬刊》,但《琼崖旬刊》的办报过程同样曲折。在《琼崖旬刊》办刊之初,徐成章曾委托王器民前往香港进行募捐,募捐所得金额均为报刊所用。此后,徐成章曾在介绍办报经过时特别提到琼侨对于《琼崖旬刊》办刊的大力支持:“暹罗冯友轩君,对于本报,也非常力予赞助。还有本埠的侨胞,热心为本报收报者,不能尽数。”

此外,由琼东留学旅沪同乡会出版发行的《琼东》,在1925年6月亦曾由琼东旅沪学生陈致业携带《琼东》(第2期)三百册赴南洋宣传及募捐,当地琼侨反响热烈,热心赞助。该

年12月1日,《琼东》发行第2卷第3期,该刊列举了232位学生捐助者姓名,以及“琼崖现身教育社”和“洲坡黎式兄弟同乐会”两个华侨社团的捐款记录。每一个名字,每一笔款项,都是一份跨越沧海的乡愁,更是一份掷地有声的托付。

琼侨们不仅出资助力琼崖报刊事业的发展,还心甘情愿掏钱买报、读报,成为琼崖报刊最忠实的读者。那一纸纸漂洋过海的铅字,连缀起琼侨们血脉深处割不断的文化牵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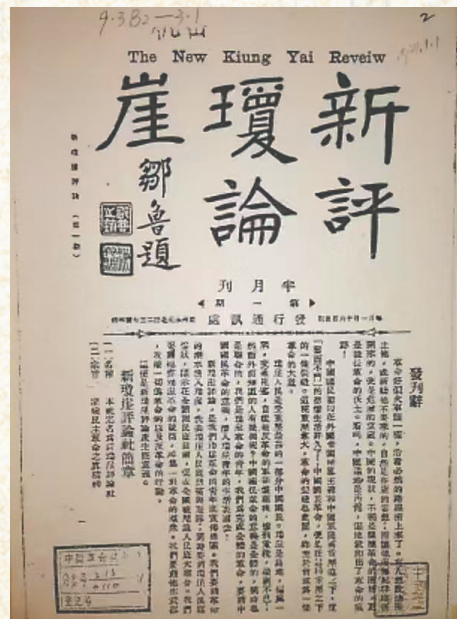
## 《良心月刊》,咱们妇女要解放

琼崖报刊的每一步发展,都牵动着远隔重洋的琼侨之心。他们不仅慷慨出资,更有人毅然回国,亲手执笔编撰,以热忱与行动共同推动这份事业走向繁荣。

1923年,由乐会籍马来西亚华侨卢鸿慈与本土进步人士许邦鸿共同主办的《良心月刊》在嘉积镇顺利刊发,那是目前琼东所见最早的进步报刊,同时也是《琼崖旬刊》停刊后琼崖岛内硕果仅存的刊物。《良心月刊》虽是由琼侨力量推动而生,但内容却不限于乡情,它“把宣传反帝反封建专制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结合起来,开展思想解放的启蒙宣传。提倡婚姻自由,提倡新文化和白话文”。《良心月刊》在有关封建婚姻和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也体现出开明进步的态度。

那些从南洋归国求学的琼侨子弟,他们中不少人,在求学之余主动投身报刊事业,拿起笔,成为琼崖报刊的编辑者与撰稿人。

1920年,一群归国琼侨子弟与在南京求学的琼崖学子汇合,共同组建了琼崖旅宁同学会。不久,他们创办了会



《新琼崖评论》发刊辞(1924年1月1日)。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刊《琼崖新声》。这份刊物的主要组织者王坚白和符树汉,本身就是归国琼侨子弟。他们将南洋生活积淀下来的开阔眼界,与对故土深切的关怀,一同融进了办刊的日常。《琼崖新声》很快成为琼崖学子和归国侨生联络乡情、发表见解的平台,也成为向琼崖传播新兴思想的一条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刊物的征稿对象并不限于国内的读者与作者,同样热情地鼓励远在海外的学生和琼侨投稿。一封封来自异乡的稿件,带着不同的见闻与思考,实实在在地推动着琼崖报刊事业一步步往前走。

那些由琼侨出资或创办的报刊,不仅扎根琼崖,也漂洋过海,抵达远方的读者手中。其中,《琼崖旬报》作为当时办报时间最久的一份刊物,在东南亚一带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上海南语社创办的《南语》,同样远销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檳城与暹罗各地。此后,华侨创办或资助的报纸陆续问世,如1928年的《新民日报》、1939年的《团刊》、1941年的《新文昌报》等。一纸纸报刊越海而来又越海而去,背后是琼侨对故乡报刊事业发展走向从未移开目光。

## 声声泣,《琼声》掷地亦有声

琼侨群体对琼崖报刊倾注了满腔热忱,而琼崖报刊也始终将关切的目光投向远在海外的同胞。它们不仅是故土信息的传递者,更是琼侨抒发心声、表达诉求的重要平台。那些刊载在低纸页上的议论与呼声,记录着侨胞在异乡的艰辛、抗争与期盼,让散落南洋各地的琼侨感到,自己并非孤军奋战。

1922年,《琼声》周报社发行的《琼声》周刊,以报道琼崖各地及全国革命运动消息为己任,内容上尤重文化板块。该刊第六期曾刊登曾肇禹的《为我琼侨下三个质问》一文,言辞恳切,据理力争,被时人誉为“最出力为侨胞争气的”篇章。这篇微文般的叩问,将海外琼侨积压已久的心声化作铅字,掷地有声。

1924年9月1日,《新琼崖评论》第十八期登载了徐成章的《欢迎南洋琼侨劳动界的精神》一文。文中,徐成章以深切笔触,描绘了南洋侨工在酷暑与劳作之间,以汗水换来的微薄工资,竟能积沙成塔,兴办学校的动人壮举。他不吝笔墨,对这份“血汗办学”的精神表达了高度的敬意与肯定,字里行间满是对琼侨同胞的珍视与敬佩。

1926年3月28日,《民国日报》头版《援助新加坡侨电》一文中记录了琼东留学旅沪同学会对于因故被捕的新加坡侨胞的声援。该同学会先后致电广东国民政府,敦请当局出面交涉,严正抗议,以切实保障新加坡琼侨的正当权益。一封电文,跨海连心,这份来自故土学子的奔走与呼号,让远隔重洋的侨胞感到并非孤悬海外。

这份跨越山海的联结,并非仅仅是单向的付出与给予。在琼崖报刊的背后,是无数执笔人和读者的默默支撑。他们虽身处故土,却心系海外,用铅字纸张与切切实实的行动为远方的同胞筑起了一道温暖而坚实的后盾。

本文为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琼崖现代进步报刊研究》编号HNSK(ZD)23-212阶段成果

### 节令物语

■ 汪志

烈日炎炎,高温难耐。在没有电风扇、空调及冰箱的古代,古人怎么避暑呢?翻看史料,发现老祖宗的度夏方式也是花样繁多,大可不必替古人杞人忧天。

一是高大建筑。比如在唐代,帝王将相为了避暑,宫殿除建造得高大上外,还在宫廷内修建“含凉殿”等建筑群,就是利用水车将冷水输送到屋顶,形成人造水帘,再用水力摇扇对着水帘扇风,将凉气吹入室内。这种设计可以达到“座内含凉”的效果,即使在炎热的夏季,殿内也能保持凉爽。这种利用水帘和风扇降温的方式,与现代的空调系统有异曲同工之妙。《开元天宝遗事》里就记载,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府上就有座“凉殿”,堪称古代版中央空调——用水车把河水抽到屋顶,形成“人工瀑布”,再配合特制风扇,使得室内凉风阵阵。

### 古人花式纳凉法:没空调也能避暑

二是“土法空调”。即在自家厅堂内挖一口深井,上面用盖子盖妥,盖子上凿孔。夏天掀开盖子,井底的凉气就会从孔中冒出,起到降温的作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降低室内温度,而且不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其原理与现代的地源热泵来调节室内温度非常相像。古人还在夏季把吃不完的饭菜用竹筐吊入井内,可起到低温保鲜效果。

三是冰块。古代虽没有制冰设备,但在每年冬季,古人就会及时凿冰块,将其存储在地窖,以供炎炎夏日使用。据史料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派人采冰、储冰,到了炎热夏季,帝王还会赏赐一些大臣冰块。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被赏赐冰块,还写了《谢恩赐冰块》,以示感激。

四是各类扇子。在古装影视剧里,我们经常看到达官贵人,才子佳人手里各拿着一把纸扇,这些别具一格的纸扇子除了是文人墨客的手中雅物外,另一个作用就是纳凉,有道是“夏日炎炎似火烧,公子王孙把扇摇”。而普通百姓家大都使用蒲扇、竹扇、绢扇、羽扇、葵扇、麦草扇等扇风来降温。古人还给这些五花八门的扇子起了个诗意的名字“凉友”,其寓意是送来凉气的好朋友。而一些条件好的人家会买那种多轮扇,一人摇,其他人乘凉。比如汉代的时候,出现了“七轮扇”,一个人摇扇子,七个人扇风,效率大大提高。

五是亲水。亲水是现代人纳凉避暑的首选之一,古人亲水也“疯狂”,他们会在夏季来到水边纳凉,如赏荷、泛舟、垂钓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避暑,还能让人亲近自然,享受夏日的乐趣。例如,明代“大暑赏荷”之风盛行,苏州人将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作为荷花的生日,这一天泛舟赏荷最为壮观。南方水域众多,在古时南方人最亲水,如明清时期的苏州人,便喜欢水上纳凉。“浸伏”也是一种纳凉风俗,三伏天时要到江河里洗冷水浴,或者打井水来洗凉水浴。

此外,古人还在夏季使用凉席、凉枕,如玉石枕、竹枕、竹凉床和凉席(又名玉簾)来纳凉。服饰也能纳凉,现代人穿裙子,古人夏天时穿葛、麻、纱等透气面料织成的衣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读单)衣仅重不足一两,薄如蝉翼。

为了消暑,古人还会在夏天常吃一些瓜果,诸如西瓜、甜瓜、桃子等,日常还吃凉稀饭、凉面、凉菜等。

# 《家业》外的徽墨之趣

■ 陈佳

电视剧《家业》的热播,让徽墨再度受到大众关注。剧中那松烟缭绕的墨坊,那捶打墨坯的匠人,并非凭空虚构。在真实的徽州大地上,制墨业已延续了上千年,成为中国文房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人云:“有佳墨者,犹如名将之有良马。”佳墨中,又以徽墨为最,向有“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坚如玉、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徽州墨业,始于唐宋五代时期的歙州。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宋徽宗改歙州为徽州,徽墨之名由此正式确立。及至明清,徽墨更是进入黄金时期,并逐渐从文房用品转为高雅艺术品。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墨是文人的雅逸和情怀,似乎总让人觉得高雅而严肃。其实不然,徽墨也非全然的“高大上”,“雅”元素之外,也有一些“市井味”十足的墨品。

徽墨与香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物什,可有人出其不意地将二者联姻,成就了香烟广告史和徽墨制作史上一段珠联璧合的佳话。美丽牌和金鼠牌香烟都是著名的早期民族卷烟品牌,由上海华成烟公司出品。华成公司特别注重广告宣传,并将目光聚焦到名噪一时的胡开文仁记

徽墨上。譬如民国时期的一对广告墨,其中“金鼠牌”墨锭主图为一只打开的烟盒,上方标有广告语“烟味好、价钱巧”,点出了物美价廉的品质;“美丽牌”墨锭则将品牌名称嵌入广告语中,“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用词精妙、朗朗上口。墨锭上镶嵌的烟盒,浮雕细致入微。创意的成功之处,在于摸准了文人的心理,正如有人说,“或许只有在团团青烟中,文人的才思方可行云流水般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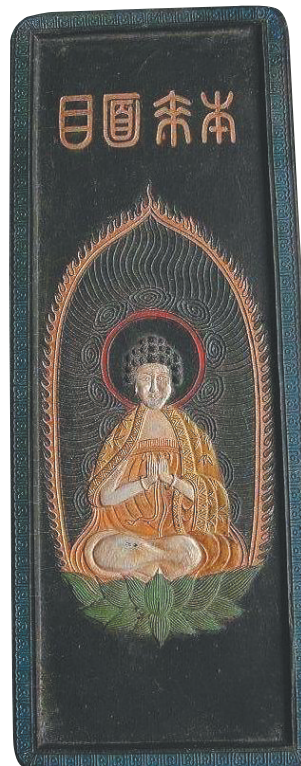
还有一方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斩获金奖的异形墨——地球墨,也出自胡开文墨庄。墨呈扁圆形,表面绘有世界地图,洲界、国名、首都的汉英双语标记清晰可见,其中我国版图区上还刻有“安徽省”三个中文正楷字,寓意“徽墨”源自中国安徽。一眼望去,很难看出这是一方墨。且不说这镶嵌饰银、五彩点缀的华丽外表,也不论这与地球仪不差毫厘的地理分布,单就创意,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彼时,受限于地理知识的认知,绝大多数国人仍坚信“天圆地方”的说法。而胡开文墨庄却仿照西方的地球仪,并将它融入传统徽墨的设计中,其设计者之“时尚”可谓匠心独运。因此,它从琳琅满目的万国精粹中脱颖而出且终获金奖,也便顺理成章了。

此外,佛教在徽墨中也有一席之地。素有徽墨“一把手”之称的清代汪节庵墨店就制有一套四锭佛像经文墨,名为“大千世界”“香风花雨”“水月皆空”“本来面目”。其中“本来面目”墨锭尤为精美,正面上铭篆体“本来面目”四字,下方阳刻一尊双手合十打坐于莲花台上的佛像,纹理线条细腻,背面则刻有蝇头小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江南大吏,多方献物,人选之墨,必用汪氏。”与《家业》中的贡墨一样,汪节庵制墨常被选作贡品,可见制作技艺之高超。

当然,制墨者也有一颗爱国心,同样会关心国家大事。有抗战纪念墨为证。墨为长方形,长8厘米、宽2厘米,为松烟料。正面填金楷书“抗战胜利”四字,背面阳刻“一九四五年九三纪念”九字,造型简单,刻纹简洁,却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这是一块纪念墨,由专司刻书的徽州文光堂出品。虽非出自专业墨工之手,但方寸间却足见徽州工匠对抗战胜利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

徽墨不但高雅,而且有趣。其趣,在于与时代接轨和生活贴近,不论是用于营销推广的广告墨,还是禅意十足的宗教墨,抑或是引领时代的地球墨和铭记时事的纪念墨,不同的徽墨里,却总有一个时代的影子。

一墨亦是一世界,方寸之中可见乾坤。



清代本来面目墨锭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